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七三號

據

民國·韓邦孚監修·田芸生總編
民國十二年刊本

影印

河南省

新鄉縣續志

(二)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月壹一版

新鄉縣續志

全二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五號

印刷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新鄉縣續志卷四

藝文志下

文選

慰彭了凡書

劉源潔

弟因病閒遊白雲寺數日乃返見鍾元先生書知兄不食求畢生於九山頂上計日已二十矣以爲無生不禁痛心酸目急北往過夏峯聞孫先生着馬搆斯已勸之食喜有生欲登山一面奈先母葬期在邇不便出門謹寄米三斗字一函奉慰士君子不可苟且偷生亦不可無故求死簞瓢陋巷自有樂地何必不食而以九山爲首陽也盡道而死正命也不食而死豈正命乎雖曰生寄也死歸也生於春夏歸於秋冬氣之正也不食而死是不培而剪春木不灌而枯夏畦也故方長之折非時之伐無故之殺仁人猶且戒

之以其不仁於物也況自身乎殺身而無所成君子不爲也且捨身葬水火異道也不食而死近於蹈水火也吾儒天望地藏以土爲正今山無尺土以爲死所愛清淨也魂固清矣魄則何歸不令人難爲情乎惟兄思之徐食而養之待體健下山自有確議此上

彭餓夫小傳

劉源潔

彭餓夫名之燦字了凡北地蠡吾人也其父舉明萬曆庚子孝廉鼎革南徙攜一子舌耕而食後子亡隻身至蘇門止徵君孫鍾元家借字入密觀中嶽過小園瘦骨蒼顏步履紆徐有孤鶴狀起揖之破被囊數下不肯沾土座閒得其由咨所往取道而南以其衰白止而款之既而佇以藥室厭中齧館以函丈覺書聲亦多時獨坐林泉無人處所至稍拂意輒去此踽踽涼涼不可一世意每爲俗所吐將復南遊止之出囊中關聖書一冊以示意欲窮力以往

得死所至確山道梗而還時鬱鬱余以詩慰之既而登九山十日
不食友人苦勸及下山謂余曰下山不值一文錢曾筆壁矣恐山
靈輕我時丙申冬余爲裝綿將友人所饋米同餓夫送白雲寺爲
此山泉可飲果可食土可塋也不數月又去莫知所往越戊戌夏
聞自西山至蘇門徵君勸以首邱答曰出門誓不返不能蹈東海
西山而死卽溝壑道路無恨也別去託言訪余竟登嘯台深處不
食而死張文峯曰莫作等閒嘯台當分一席矣徵君告之同人欲
營塚焉故傳之並弔以詩

瞰世無青眼存囊惟漢書魄孤台上月誓冷蠡中廬骨借山爲
護嘯疑天代戲生前遊確意魂去復何趨 蠡吾一出懶回頭
竟與公和天外遊爲傍荒台營餓塚泉聲悲咽幾時休

山水說 并序

劉源潔

敬之張君古天雄人也種德積學蓋有年矣屢試冠軍而賢書未登遂辭生徒謝家務每陶情山水閒東泰西行相距千里足跡幾遍今秋鄉貢北上者波奔雲集君獨浩然南往自濟發舟曆淮江登金山陟虎邱由蘇而杭窮日力遊西湖靈隱天竺沿流而北渡平望入丹陽越金陵過浦口升關山盤嶺而下涉渦水黃流不三月而往返四千餘里勞且病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興猶不足余聞而慕之何其冷名心而就情山水若是耶吾聞農夫不因歲不稔而輟耕君子不爲名不成而廢學張君豈廢學耶將借名山大川觀天地閒大文章取其陰晴寒暑遠近異態奇峭變幻應接不暇者以擴胸次開眼界耶及見其人氣專而容寂閒雅靜遠談及所遊而逸興飛飛猶若在巉巖怪峯巨浪烟波閒也因爲山水說以贈之

魯論曰智樂水仁樂山何樂爾樂動靜也孔譬爲山孟譬掘井何譬爾譬高深也得其所以靜此心自具一山得其所以動此心自具一水也爲山而以一簣虧之是棄其山之高掘井而以九仞止之是棄其泉之深也登山而不陟峯造極觀水而不溯流窮源山水之興猶爲未足況於學乎百谷學山而不至於山艮止故也百川學海而不至於海乃坎流而不息也故祭嶽者先東而後南尊生氣也氣生生者乃不窮祭川者先河而後海重源本也源混混者乃不舍君之深於山水也可以知學矣或曰孔子與諸弟子言志農山或壯其猷或服其辨或嘉其德皆實學也至言志於春風沂水閒獨與曾點意者春風沂水賢於兵農禮樂與曰非也由志兵止一兵也而不能爲求之農求志農止一農也而不能爲由之兵赤志禮樂願爲相止一相也而不爲由之兵求之農點之所志

其時其地其人其事皆現前也有素位而行之道無意必固我之心貧賤可也富貴可也夷狄患難亦可也廓然虛公而不滯於一所謂見大意者故孔子與之不然以山水之樂成烟霞之病內無益於德外無濟於業乃孔子所謂果也固也與乎哉先儒於博搜廣記無得於身心者且謂玩物喪志況山水乎雖然大道不遠當前即是古大聖名賢忠臣孝子於草木禽獸昆蟲之屬皆有感悟況山水之大焉者乎當此而度身度世必如之何而可也將成已而仁乎抑成物而知乎將在山學山以道岸聖域尙志崇德爲上達之若登乎抑在水學水以朝乾夕惕繼往開來爲晝夜之不舍乎進而思之教學相長仁知合一動靜互根山水相依先天後天之卦坎與艮初未始相離水之萬派千流其會歸於海者皆源於山滿山之青黃碧綠無非天一之水成於地六之下者引而生之

地六之上是靜者動之體也動者靜之用也以屹然不動者爲深山之居而泉已生於山之下以隨感而生者觀江河之決而山又砥於水之中如是則動而學水不可流於狂之蕩霸之雜靜而學山不可墮於釋之空道之立卽耕於山漁於澤陶於河其取人爲善之樂無非孔顏之樂也至問孔顏之樂又不得而名言之矣知孔子之憂則知孔子之樂矣知顏子之好學亦問爲邦則知顏子之樂矣知樂堯舜者不專在畎畝則知孔顏之樂所以接堯舜之道矣不然尋孔顏之樂者曾聞尋於山水間哉卽吟風弄月以適天真者豈盡深山野人哉昔賞花釣魚賦詩何以貽譏點之遊春與由求赤之爲邦何以並傳於此而內外交養虛實相泰於孔孟爲山掘井之喻或有得乎張君樂山水者也余耕於太行山水間崇山峻嶺往來不倦有同好焉故爲此說以贈且質

旌貞靜夫人李氏文

劉源潔

嗚呼天惟圓健行以強地惟方柔動也剛夫道從天應地無疆婦道從地配天惟黃永貞則一何陰何陽維太夫人衛之共姜潔蘭佩於瀛水映婺宿於藜光蘇門太史志切勤王驚廣寧之猖獗奮遼左之塵揚抗賈誼以陳疏並范滂而策驥兼程赴闕感疚沉盲山顛梁壞矢鳳遺凰于歸四月隻影孤翔治命歸宗誓死不忘千里扶柩哀毀倍常歸而栖孤鸞於樓上守靜默以自將不苟言笑不輕應接惟安坐乎閒房常亡金而不問飲潔泉其如霜旣而流氛鼎沸士女倉皇獨凝然而若屹如常度以安詳渺渺乎依忠魂於天際肅肅乎禮繡佛於中堂遷守聚訟寧甘死而重去其鄉允矣夫宋不下堂之伯姬楚不憂台之貞姜至台旣分炊之始嫗撫失依之孤孀德溥如天人頌貞良追十五歲之堅節台四十年之

幽香女書具在誰其可方與夫忠節共振綱常雖朝無旌命婦之
典而野有賦淑媛之章號以女師佐以霞觴壽諸野史以備百世
之採揚不意天邀雲車瑤池徜徉側有同貞厥氏曰張存也浴德
沒也侍傍夜台追隨忠貞同藏氣貫金石夫婦偕天地而俱長余
等欽仰誼高難量私易名以貞靜雖沒也而彌彰靈其不昧來格
洋洋

賀于蘭谷舉進士序

劉源潔

夫人有遇不遇者時也時者日之所之也故從之從日從乎天者
也有期得而無不得者志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故從之從心從乎
人者也自晦菴有氣高卑厚薄之說語氣者動聽天矣南軒橫渠
反之說獨未聞乎魯齋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吾於蘭谷益信
之蘭谷人中龍虎也蘭谷之志乃虎穿林中龍行天際也真西山

曰無遠不達窮山海不能限無堅不入精甲兵不能禦豈虛語耶
記曰離經卽曰辨志蘭谷離經時而志已辨要高不要卑陳北溪
已先爲言之志在儒業而手披口吟焚膏嚼菜悍族強鄰不能妬
而止也志在賢書而追師取友掘井攻玉繁徭異祿不能擾而廢
也志在甲第而搜經窮史尋龍探珠星家術士不能挽而推也或
者曰此朱子氣高氣厚之說也余曰高者天氣也志乎卑天亦不
能使之高也厚者地氣也志乎薄地亦不能使之厚也蘭谷之高
厚乃志爲之非氣爲之也間有志之而不逮者何故也北溪曰或
作輟而有退轉不得謂之志又曰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
雜且緩矣志失其帥氣將安從也晦菴曰志者一直去者也蘭谷
志儒業則儒業成矣志賢書則賢書登矣志甲第則甲第登矣今
復何志也聞之蘭谷志不在溫飽而以聖賢爲期做好官行好事

真所謂學孔顏之學志伊周之志也行將虎嘯林中但聞風氣一片吼不見樹木阻塞龍飛天際但見雲雨萬里潤不聞山川隔絕魯齋之言又豈虛哉今後學者皆知時乃天日之適然而莫之知也志乃人心之決然而不回者也不肯委氣而立志於己不誤認五峯知命程子安命之旨而深求夫南軒貴反橫渠善反之學皆蘭谷誨之也是爲序

重修香泉寺中殿碑文

劉源潔

大行之山西連王屋北接恒嶽東經覃懷朝歌鄴下折而入於畿內其閒枝輔諸山若真谷水峪明月白雲石門香泉雲濛林慮之屬皆靈境也而香泉尤爲幽勝泉之上曰霖落東南距汲縣四十里瀑泉飛灑若雨霖落故名焉其峭壁凌空羣峯環拱中分一澗東西構二寺其西尤古矢所自有石幢鐫尊勝經則開元間物也

曆今千有餘歲矣殿前古碑有元學士王秋澗撰文謂寺乃雪
宮故址魏安釐王避暑之處世變代更因其舊基創建茲寺有舍
利塔十二級雖遭兵燹巋然不毀山門之側有香台俯臨碧滿南
對爐山平巒隱軫蒼翠如屏北有鳳嶺若長離繞寺而俯首窺淵
其最高處有翫月台環寺諸峯周匝如化城然惟東隅獨缺中夜
翫月清幽殊絕前人標題爲夾山吐月云東寺有千佛洞洞闢石
室內鐫賢劫佛以千數又磨石壁刊華嚴經一部曰華嚴壁寺旁
有乳巖中涌清泉曰濯纓泉卽所謂香泉也日影照耀又若長虹
飲澗寺僧疏爲池沼受之碧漪環繞宛在水中其泉緣澗下趨大
壑有危石欹山之隅晴光蕩漾凭欄俯視若龍戲珠然名戲珠石
澗壑縈迴遙通積水曰龍灣雲氣滃濛隱然有神物蜿蜒其中夾
水皆絕壁危峯嶽巖奔峭有獅子捨身二巖巉巖暑嶽空尤爲奇絕

後山一洞幽邃清冷能滌人塵慮名洗心洞其他靈跡奇觀不可殫述值明季盜賊嘯聚以致殿宇蕪圯暨順治間釋正鉉憫其頽廢將募修而事難驟集賴師願力弘深兼以檀那協濟大工克舉惟中殿未就至康熙二年功乃竣勒碑記歲月而屬余撰文余維勝水靈山不爲王公大家據構園林則必有釋氏精舍在焉彼築雪巘穿雲竇樓閣亭館拔地插天非不極一時之盛往往時異勢殊卽金谷平原輞川綠野卒亦鞠爲茂草爲弔古者所傷況其他乎若乃叢林古刹一爲佛日所照慈雲所蔭每曆千載而巍然長存然則王公大家寧不及山僧老衲其殿閣舍宇興廢無常得主則龍鳳威之失主則狐鼠穴之亦不獨王侯宅第爲然也卽梵宮禪房錫卓則興錫飛則廢因人而變其致一也今正鉉一貧衲耳能修千餘年故刹不致頽廢香泉可謂有人矣故昔日之雪宮傳

以安釐今日之香泉存以正鉉其中爲幢爲塔爲台爲洞爲壁爲巖爲灣爲嶺附香泉以久者孰非山水知音探奇闡幽以致不朽也哉故曰山以人靈水以龍靈山川無名以封濬而名不然窮谷奇秘人跡不到湮沒無聞者豈少哉因備誌貞珉以昭來許

公旌牟伯祿文

孟之哲

嗚呼公乘白雲而至帝鄉耶公世系籍錄先朝大司農名卿公之宗派也綿綿瓜瓞可謂遠矣暨公之生少讀詩書長多閱曆勤儉治家謙恭接物而謀一事抒一見毅然有爲鄉人奉以爲楷模公誠人傑也哉然公所以自重與吾鄉之所以重公則更有大焉者顏回早天原憲終貧彼夫不免襁褓不飽藜藿者且難以枚舉公年屆九旬家多蓄積求之吾鄉咏出羣而號素封如公復有幾人者則其壽富可旌也馬卿多病子牛長憂彼夫時遭權枯時罹患